

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

胡丕春

胡丕春

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

胡不夫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0

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

著 者 者 胡 万 春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、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6 印张：4 1/18 插页：2 字数：67,000

1960年8月第1版

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600

定价：(六)0.28元

目 次

是亲爱的党哺育了我	1
我是怎样学习创作的	24
土壤和种子	45
怎样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	62
略谈技术描写问题	73
我们需要的是什么?	84
给“泼冷水”者的回答	89
兴趣、才能和立志	93
略谈想象	100
答《文学知识》编辑部问	103
努力创造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 英雄人物	112
豪迈的矿山歌声	124
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	134
后记	143

是亲爱的党哺育了我

一霎眼，解放已经十年了。

这是翻天覆地的十年，轰轰烈烈的十年。在这十年中，我们亲爱的祖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在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文化上，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。

在这十年中，我们每个人本身的变化之大也是无法形容的。在解放以前，我是毫无文化素养的，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孩子，可今天我居然能够写小说，写电影剧本了。因此，当伟大的国庆十周年快来到之时，回忆起我过去所经历过的苦难的岁月，我就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激动，我觉得有很多话要说，不说就觉得不好受。

苦难的岁月虽然过去了，然而苦难的岁月所留下来的痕迹，却还时时触动着我的心灵，引起我的回忆。多少年了，每当我在路上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年，背着书包，跳跳蹦蹦地去上学，就会想到：

生活在今天的少年儿童，他們是多么幸福呵！每当有人問我文化程度时，我常是支支吾吾，一时說不出口来。是大学毕业嗎？不是。是中学毕业嗎？不是。是小学毕业嗎？不是。我只能說：“相等于……”这就是苦难的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、永不能消失的痕迹。这怪誰呢？是我不肯好好上学嗎？如果有人这么問我，这就会使我痛苦。

我觉得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不肯上学的人，我从小就向往着上学念書。可是，我没有象现在戴紅領巾的少年們这样幸福，因为我所处的时代和他們不同。我記得，媽媽流着眼泪告訴过我：在一九二九年的一个严寒的下雪天，家里冷得滴水成冰，就这样，媽媽把我生下来了……家里連开水都沒有，也沒有一个旁人，媽媽亲手把我从血泊中抱了起来，裹在棉花毯里……因此，媽媽常对我說：“孩子！你生下来的时候，就开始受苦受难，这是‘命苦’呵！”为什么有錢人家的孩子能够上学念書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是我“命苦”嗎？不，决不。媽媽所以会这么說，是因为媽媽还不理解当时的社会。

我还記得，在我童年的时候，我是多么渴望上学呀。

在一个下雪天，我抖抖索索地站在弄堂口。一

部烏油油、亮閃閃的包車，“唻冷！唻冷！”的响着脚踏鈴，从我身旁拉过。拉車的包車夫，两只脚在雪地上踏出“唻唻唻唻”的声音。包車上的鍍“克羅米”的車灯壳，耀眼的亮；包車的靠背上，插着烏黑发亮的鷄毛帚，黑鷄毛在飄动着。在包車雪白的坐墊上，坐着一个年齡和我相仿的、穿得暖暖的、吃得飽飽的、臉孔紅冬冬的小少爷；他背着書包，真是威风十足。我知道，这位小少爷是去上学了。說实在的，我对这部漂亮的包車，並沒有好感；我很同情包車夫，他就象牛似的拉着車子，我覺得他很可怜。但是，我又很羡慕这位小少爷能够上学，上学是多么快乐呵！我想：“要是我也能上学，那該多么好呵！”然而，我不能去上学，因为我并不是小少爷，我只能呆怔怔地看着这部烏油油的包車的背影，在雪地上滚动着漸漸地远去。

当时，在我的脑子里，学校是“神秘”的，似乎是一个美妙的童話世界，我是多么渴望进到这个童話世界中去呀！不知有多少次了，我徘徊在学校的門外，从鉄門的柵栏中望进去，里面的小学生就象喜鵲似的，跳来跳去，做着各种游戏。“当当”的上課鈴一响，他們一窩蜂似的涌进教室，到美妙的童話世界里去了。而我呢，只能带着失望的

心情，悄悄地离开那儿。

终于，我也上学了！

当时，媽在替人帮佣。有一天，媽从小菜場回来，小心地从小菜籃里拿出一叠象豆腐干那么大小的方紙片。我記得，媽是多么兴奋呀！她說：“孩子！媽是疼你的，媽不愿意你‘目不識丁’！孩子，好好地学吧！”說完，媽把方紙片給了我。我拿来一看，方紙片的一面都写着字，另一面都画着画，人字的背面画着一个人，山字的背面画着一座山。媽說：“这是你的老师，你也算是上学了！”于是，我每天看画識字，認識了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等一百多个字。是呀，就这样，我上学了，我上学了……

后来，我也爱上了文艺。

方块字不单单告訴我認字，它同时也使我对图画发生了兴趣，方块字上有个“山”字，背面就画着一座山，我就照样的把这座山画下来。画呀画呀，我越来越喜欢画了。在冬天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跑到醬园店門口去晒太阳。在醬园店門口，摆着一个小書攤，象排門板似的書架，靠在有一个很大的“醬”字的牆上。書架上的連环画，发黄了的封面，都是破烂了的。看客大多是小孩子，也有大人。我常常站在他們背后，歪着头，“揩油”看連环画。看

得得意时，我就会叫出声来，招得那个出錢看書的看客連連投來白眼。我真希望自己有幾分錢，可以租連環畫看，以免遭別人的白眼。但是，媽哪有錢給我看連環畫呢？於是，我只得仍做“揩油”看客，別人投來的白眼只當沒看見。連環畫里畫的，大都是俠客和強盜，俠客是好人，強盜是壞人。他們拿着寶劍大打出手，打不過了，俠客的嘴一張，就從嘴里吐出一道白光，白光里還有一把劍，“刺——”地一下，就把強盜的頭割下來，於是人心大快。不知怎的，這種千篇一律的內容，居然使我入迷了。從此，我自己學着畫俠客、強盜、以及戴着烏紗帽的老爺、漂亮的公子、小姐。後來，我不僅歡喜連環畫，還喜歡聽說書。我記得很清楚，在夏天的夜晚，街頭的空場上，常有許許多多人在乘風涼。唱“小熱昏”的，三角架上放着一只破皮箱，兩個人站在長凳上，一搭一擋，唱滑稽戲。我非常喜歡聽“小熱昏”唱的書，比方《活捉張三郎》《大罵米蛀虫》《罵矮子》，配的調門都是“蘇武牧羊”調“進花園”調等。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了文藝，並且對文藝有了愛好……

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，我還只有八歲，可是我看到的是：炮火的硝煙，刺刀的閃光，炸彈的爆炸，

死尸、鮮血、眼泪……我挨过日本鬼子的鞭打，我爬过鉄絲网，我听到过子弹在我头顶上的呼哨……我尝过骨肉分离的痛苦：我的兄弟、姐妹送人了、饿死了。在这苦难的岁月中，我尝够了人間的辛酸。殘酷的生活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在这段时间中，我那苦命的媽媽，还是在做奶媽。我的父亲，已經五十多岁，他做过碼頭小工，輪船上的火夫、水手，鋸木厂的鋸木工。他失业了，流落在乡下。媽媽得用微薄的工資来供我吃穿。我寄居在姨父家里，他家的楼下就是一个布道所，傳布耶穌教。我就在楼下讀《馬太福音》，唱贊美詩，也有算术，画图等課。一年多以后，我离开了那儿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。

十三岁，我就开始当学徒，在苦难的人間独立生活了。十七岁我进了鋼鉄厂，从此我就在一天十二小时沉重的劳动下，和灼热的鋼錠、鋼坯打交道。我尝够了总領班的欺压、拳打，我尝够了資本家剝削的痛苦。我今年已經快三十岁了，已經有了十六、七年的工龄。解放前漫长的一段光阴，使我看到了工人階級在苦难的生活中英勇的斗争。在我的手臂上，腿肚上，留着許多被紅鋼燙伤的疤

痕，这是殘酷的生活在我身上留下的紀念品。在这一輩子中間，它們是永远不会消失了。和我在一部軋鋼机上工作了多年的工人兄弟，有的双手被机器軋去了，有的一条腿被压断了，血肉模糊的影子，只要我一闭上眼，它們就会在我眼前出現。苦難的岁月，殘酷的生活，一直到解放的一天，才永远的結束了。

凶惡的剝削階級不但在政治上、經濟上壓迫我們，剝削我們，而且把我們學習文化的權利也“剝奪”了。在舊社會里，剝削階級的子弟是可以享受到高等教育的，只要有錢，學校的門是為他們大開着的。因此，他們可以懂得“中外古今”、“琴棋書畫”，他們也可以“上知天文”、“下知地理”，如果他們勤奮，他們也盡可以“博學多才”，將來成個什麼什麼“家”。象他們這樣的人，是不愁沒有地位的，如果他們想當作家，也沒有什麼困難。因此，中國多少年來的文學作品，主人公大都是帝王、將相、花花公子和小姐閨秀。後來出現的也大都是知識分子之類，以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主人公。到“五四”以後，有了以勞動人民作為主人公的革命文學作品，但在數量上也還是不夠多的。直到解放以後，勞動人民才在文學作品中成為主

要人物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社会，劳动人民没有文化，他们没有权力表现自己。在解放以前，我们劳动人民绝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素养的，这怪谁呢？难道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吗？不，决不！就拿我来说，爸爸是个“烂小工”，妈妈是个女佣，连吃的也顾不上，还想念书上学吗？嗨！那真是“捏鼻头做梦”，太不识时势了。因此，我也是没有文化的，是无知的。从解放以前活过来的人都知道，在旧社会中，是有“上流人”和“下流人”、“上等人”和“下等人”之分的，“上等人”眼睛大多数是生在额角头上的，他们说我们“下等人”是愚蠢、无知、天生的笨蛋。我们工人阶级真是这样吗？天生的笨蛋吗？不！就拿我来说，妈妈十月怀胎生下我的时候，是跟所有从妈妈肚子里生下的孩子一样的。我们所以无知，是因为我们是被压迫阶级，是因为剥削阶级剥削了我们，他们连同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，也从我们的身上剥削去了。

苦难的岁月，终于过去了；残酷的生活，一去不复返了。解放啦！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我们工人阶级当了国家的领导阶级，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。今天是我们挺起胸膛扬眉吐气的时候了！

解放那一年，我已經有二十歲。二十年的苦難的殘酷的生活，在我的生命史中結束了。我就象一個幸福的嬰兒，在黨的溫暖的懷抱中，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
在熊熊的爐火旁邊，在通紅的鋼錠旁邊，我愉快地勞動着。從此，勞動並不是沉重的負擔，也並不是難以忍受的痛苦。勞動使我喜悅，使我懷着希望，我第一次感到為我們自己勞動的最大快樂。黨告訴我們：“你們是生活的主人了！”我有了主人翁的感覺，這使我自豪，又使我激動。我們勞動人民，在沒有強制性的自覺的勞動的情況下，就會拿出十倍於過去的力量來從事勞動。因為我們知道，我們不再為資本家而勞動了，而是為我們自己，為社會主義。

在工廠里，並不單單是我有這種新生活的喜悅，全體老工人，青年工人，都有這種喜悅。於是，短短的幾天，我們的生產數量猛地提高了一倍。勞動的熱情沸騰了，生活沸騰了。我覺得有話要說，我要把自己要說的話告訴大家。但是，我只能告訴周圍的同志，不能告訴更多的人。這叫我覺得難受，我的心中有一股壓抑不住的力量，在促使我大聲喊叫。然而，我沒有能夠喊叫得更響亮，使所

有的人都听到。我們的生活呵，是一支歌，可我不会唱歌。

我們工人階級不仅在政治上翻身了，我們在文化上也开始翻身了。在我滿是老茧的手中，开始出現了《劳动报》。通过我們工人自愿組織起来的讀报組的讀报活动，使我懂得了一些世界大事，国家大事，我的思想开窍了。我象海绵吸水似的，大量吸收着新鮮的知識，通过讀报活动，我認識了不少生字，漸漸地我自己能够讀报了。

一九五一年，由于我們党的群众性的办报路綫，我和报社有了联系。我把我要說的話，引起我压抑不住的喜悅的話，向报社的記者傾吐了。我用口头向記者汇报情况，我把我們厂里的新人新事告訴了記者，我覺得愉快了。

震动我的心灵的一天，突然出現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一条新的生活道路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。在《劳动报》上，登出了一篇小稿子，作者的名字，居然是“胡万春”！啊！多么令人惊喜呀！这是破天荒的大事，一个“大老粗”居然写了文章登在报纸上！厂里的工人兄弟們都哄了起来，大家都为我高兴，問我：“胡万春！这篇稿子是你写的嗎？你真成了个‘秀才’了！”我羞得滿臉通紅，說：“这篇稿

子并不是我写的，是我用嘴巴向报社记者汇报的，记者代我写了，但用了我的名字。”尽管这篇稿子并不是我写的，但是大家仍然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有人惋惜地对我說：“小胡呀！要是你自己拿起笔来写，那就好了！”可我这么低的文化，能行嗎？后来，《劳动报》吸收我当了通訊員，但我不会写稿，只会用嘴巴講，所以只能算是“嘴巴通訊員”。当时我想：长期下去，总不是办法，为什么自己不自己写呢？我很苦恼，夜里睡覺也睡不好。終于，我买了一本字典，还买了笔、紙張，决定自己提起笔来写稿了。

写稿的确很困难哪，写一篇两三百字的小稿子，要碰到二、三十个想不起来的生字，因此要翻半天字典，写了一百多个字，已經滿头大汗了。我奇怪我自己，一百多斤重的鋼錠，可以在机器上摆弄它，并不吃力；现在拿一支不过二两重的鋼笔，居然累得滿头大汗了。但是，厂里发生着感人的事情和人物，总在我脑子里閃动，它推动我写下去，就象我不把这些事情和人物写出来就对不起人似的。我們亲爱的党，总是百般的关怀着我，不断地教育我，指点我，使我鼓起勇气，克服困难，坚持写下去。

終于，我的第一篇自己写的稿子登出来了。

这篇稿子虽然只用三十多个字，然而它是我写的呀！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事情哪，多么使我激动哪！我就是这样，从写新闻、通讯开始了写作生活。退稿的数字多达二百多篇，我一点也没有泄气。后来，退得太多了，我有点沉不住气了，灰心了。但是在亲爱的党和同志们的关怀下，又重整旗鼓写下去，我就这样，从困难中跨步过来了。

以后，我仍然继续学着写通讯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篇通讯是这样写成的：那是在国庆节的前夕，厂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。我在红钢滚动着的轧钢机旁边，把一根一根火蛇似的钢条，很快地往轧钢机上送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多轧一根钢，就多一分社会主义。但是，因为解放不久，我们这个工厂过去是资本家办的，机器设备很简陋，资本家为了赚钱，根本不顾工人的安全，轧钢机上更不用说有什么安全防护罩。正当我汗流浹背干得欢的时候，猛地一根红火火的钢条，向我的腿肚冲过来。我的腿被挤在牌坊上，红钢条就象锯子似的，“刺刺”地从我的腿肚上拉过去。我“啊——”地大叫一声，双手握住牌坊上的千斤螺丝，拼命地一撑，把腿硬是从红钢的挤压中拉出来，但我已倒在地上。地上的钢板上，满地都是火

蛇般的紅鋼，我就这样在紅鋼滿地的地上打了一个滚。一陣燒焦的气味，直冲我的鼻子。我只觉得眼睛一黑，昏厥了。当我清醒一点时，我已躺在医务室中。我感到全身一陣裂痛，原来我的背上、屁股上、手臂上、大腿上的表皮，有好几处都已燙起了泡，皮也掉下来了。我的左腿肚，已是两度燙伤，有两段深深地凹下去的部分，肉都燒焦了。我的母亲，看着我的腿直流眼泪。但我和我母亲都知道，这是資本家所留給我們的灾难。我没哭，也没流一滴眼泪，我只是担心我今后是否还能在軋鋼机上工作。但是，当厂长閻鋒伍同志和他的爱人（人事科长）来看我时，我感到特别的温暖。厂长的爱人刘科长，也是一个老干部，她的双手在抗日戰爭中，是被雷汞燒坏了的。她把双手伸給我看，她說：“当时，我看到自己的手被燒成这样，也曾想到，今后还能為革命工作么？心里不免有些难受；但当党告訴我，一个共产党员，只要他的生命还存在，他总是可以为党为革命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的，而作为一个革命的战士，他不應該光考虑个人的得失……”我听了她的話，在他們走了后，我流泪了，我激动得很厉害。领导的愛护、关怀，使我更加仇恨資本家的殘忍，为我們留下了灾难。我感到